

茨岡

普希金著



文学小丛书

茨 岡

〔俄国〕普希金著

瞿秋白译

1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管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39 字数13,000 开本787×1092 1/50 印张 23/25 插页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2) 0.10元

## 前 言

一八二〇年，俄国的天才詩人普希金，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他的祖国的南方，在那里过了四年的流放生活。这是普希金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时期。但另外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接近人民，熟悉他們的生活，熟悉祖国美丽的大自然；此外，这时南欧各国革命运动及国内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也使詩人受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正在成长着的革命精神更加昂揚起来。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浪漫主义的詩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

叙事詩《茨冈》是这些詩篇的最后一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动笔，一八二四年十月写成。

在这篇叙事詩里，詩人以俄国貴族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阿乐哥这个形象，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与它分不开的貴族社会，提出了深刻的批評。

阿乐哥逃开他所生活惯了的环境，加入了自由的茨冈游牧群，和一位茨冈女子真妃儿在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当他的妻子爱上了另外一个茨冈的时候，个人占有的自私的本性，就促使他把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一齐杀害了。可是真妃儿的父亲，年老的茨冈怎样呢？他默默地看着大伙儿把这年轻的一对儿放进冰冷的土地的怀抱，然后离开了这“粗野的”“骄横的”人；领着自己的一群茨冈上路了。阿乐哥只许自由属于自己，老茨冈却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前者是残暴的私有制社会的代表，后者则是真理、智慧与自由的化身。

这是一部自由的、浪漫主义的诗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带有理想的、浪漫主义的成份。全诗的情节是非常紧凑的，含有丰富的戏剧性的穿插，叙事和抒情交织在一起。但从人物的社会典型意义来看，从对大自然以及茨冈生活的出色描写来看，它又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这里浪漫主义是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结合着。

\*       \*       \*

本书是瞿秋白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冬季翻译

的，后来因为离上海赴瑞金，最后一小部分沒有譯完。这个未完成的譯稿，一九三七年曾发表在武汉时調社出版的詩歌期刊《五月》上；一九三九年底，由上海万叶書店印成单行本；后来又收在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中。一九五三年，我社出版了由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员会根据手稿重新整理、并由李何补譯未完成的部分而編成的完整的单行本，文集編委会还加上了一些必要的注解；現在的本子，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排印的。

編 者

### 一大群熱鬧的茨岡<sup>①</sup>

沿着柏薩腊比<sup>②</sup> 游蕩。

他們今天过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帳。

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們的篷，

好快乐的过夜，他們的和平的夢。

好些車輪中間，

一半盖着地毯，

点上了灯，一家人

围着就預备晚飯。

他們的馬在干淨的田地上放着，

---

① “茨岡”是欧洲的一种流浪民族，原出于雅利安民族的一系，其人民精音乐，善巫术，无固定居住区域，經常集队乘車，流轉各地，卖艺为活。通常称为“吉卜賽”，也叫“波希米亚”，在俄国则叫做“茨岡”。

② 亦譯比薩拉比亚，在今摩尔达維亞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820年普希金曾被放逐到此地。

篷帳後面一只熊開了鎖鏈躺着。

曠場中間，一切

都是活潑潑地：

小孩子叫着，

娘兒們唱着，

還有車上的

行軍竈响着。

這些人家，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們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蕩的營帳扎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來了。

靜悄悄的曠場，听得見的

也就只有馬嘶跟狗咬了。

那兒也再看不見火光，

什麼都安靜，只有月亮

高高的獨個兒在天上

照着那靜悄悄的營帳。

一個篷帳里面

老头儿还没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点儿火气烤着，  
看着那远远的田地  
罩满了夜里的雾气。  
他有个年轻女儿，  
到荒田里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儿，  
就这么游荡惯了；  
她来是要来的，  
可也已经太晚了，  
月亮送着云儿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儿，真妃儿呢怎么还不来，  
老头儿这顿穷饭也要冷完了。

啊，她来了。跟着她后面走的  
那个人，年纪很轻哪，——  
老头儿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姑娘说：“我的父亲哪，

我同得个客人：我在坟場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来到咱們的营帳，  
託他这儿过夜罢。  
他說，他要做茨岡，  
跟我們一样。  
衙門里要捉他，  
我可要保护他。  
他名字叫阿乐哥，  
愿意到处跟着我。”

老头儿：

我很高兴。  
就在咱們篷帳  
里面的草堆上  
过夜也行，  
要是你真愿意  
留在我們这里  
一块儿来挨这个苦命，  
那也没有什么不行。  
准有你的面包，

准有地方睡覺。

你就做了我們的人，

只要慣了就成了，

雖然說是窮困，

倒也自由得很。

咱們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塊兒趕着車動身；

隨便你找個什麼事做做：

錘鐵呢，阿樂哥？

還是你會唱歌

帶只熊到村庄上去走走？

阿樂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妃兒：

他是我的——

誰也不會來把他趕走的！

啊呀，已經是太晚了……

彎彎的月兒落山了，

田地都已經給霧蓋住了。

夢魔來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头儿輕輕的  
繞着那个沒有声音的  
篷帐走着。“起来罢，  
眞妃儿，太阳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罢！  
孩子們，好梦別太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熱鬧，  
篷帐拆了，車子准备好，  
这么一大群的人  
大家一块儿动身，  
那好空曠的平原上，  
后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还有小孩子，騎着馱；  
馱背上两个大筐  
一边一个的挂着，  
孩子在里面耍着。  
叫喚着，鬧着，  
茨岡的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它的鎖鏈响着；  
花花綠綠的是破烂的衣服，  
小孩子老头儿还光着脊骨；  
狗的叫声，咬声，人說話的声音，  
还有咿咿呀呀的車子的声音。  
这是多么煩杂，多么野腔野調，  
可是，一切都活泼泼地安靜不了，  
沒有我們那种死沉沉的情調，  
沒有那样的安閑生活的单調，  
——只有奴隶的歌謠  
才会单調得无聊。

尽看着空曠的荒地  
那年輕人是在煩悶，  
忧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問一問。  
現在他是个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儿同着他，  
太阳也很快乐的照着他，  
中午的阳光美丽得那么爱人。

年輕人的心可还在跳动，

他担心着什么这样心痛？

你看罢，看那上帝的鳥儿，

它不用劳动也不用担心，

夜长呢，树枝上睡个觉儿，

那儿为着做窠儿去操心。

太阳出来了，

拍拍翅膀就要飞的

鳥儿唱开了，

好嗓子是上帝給的。

春天景致是最好，

等到热过了一个夏天

晚秋就又是霧又是烟，

人要苦悶要煩躁，

鳥儿可远远的飞去了，

飞过蒼茫的大海，

飞到暖和的天边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来。

他也象只无忧无虑的鳥，

給人赶出来了，到处漂流，

靠得住的窠儿，向来沒有，  
無論什么，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儿都是他的路，  
到处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来，听那上帝的調度，  
一天到晚就这么吊儿郎当。

要过活固然

总要用些心机，

可是他的懶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时候

意外的降临，他要有

这样偶然的运气，

就过得堂皇富丽。

孤零零的他，

头上也不止打过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嗎？

他总是馬馬虎虎倒头就睡。

就这么过活，

管不了許多，

看那瞎了眼的运命  
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然而他的情爱，  
耍过他的心神，  
那是多么难挨，  
满腔都在沸腾！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静了是不是能长久？  
那情爱是总又要醒的：  
等着罢，不给你放心的。

真妃儿：

好朋友，你讲罢，  
你扔掉了那些，  
有点儿可惜罢？

阿乐哥：

我扔掉的那些……？

真妃儿：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乡的人，

还有故乡的  
城市。

阿乐哥：

要可恨人？  
可惜什么？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么！  
那沉闷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里的人要成堆，  
四面围着了堡垒，  
早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